

【流光碎影】

## 喝茶就喝春和祥

□李耀曦

老济南有三大茶庄:泉祥、鸿祥、春和祥。当年三大茶庄都曾把分号开到全国各大都市,名声响彻大江南北。春和祥是济南“八大祥”中最早的茶叶庄,开业于清光绪初年,位于当时最为繁华的院前大街。春和祥茶庄曾引领一代饮茶时尚,彼时有“喝的是春和祥”之口号,其顺口溜曰:“头戴一品冠,身穿大有缎,脚踏大成永,手拿有容扇,喝的是春和祥,吃的是仁寿堂。”

春和祥茶庄以品种齐全、货真价实、信誉卓著驰名。其所卖茉莉花茶香味浓郁、久冲不淡,深受济南老百姓欢迎;而其所售六安瓜片清香甘醇、味道绝佳,虽价格不菲,仍为上层人士所称赞。故而当时济南府城乡四方人士,无论是士农工商还是达官贵人,无不以“喝的是春和祥”相标榜。

皖西六安地区为中国著名产茶区,六安瓜片为其春茶中的佳品,当年其名声不在狮峰龙井之下。据说,其名称的由来还与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有点瓜葛。

袁大人嗜茶成瘾,虽为河南项城人,但从小跟随其养父

袁保庆在淮军驻地安庆长大,后来又随袁保庆到山东济南读书,故有喜喝六安大茶叶之好。孟家祥字号谙熟官商交接之道,瑞蚨祥东家孟维川便与袁世凯结拜为磕头兄弟,袁大人称其为孟四哥。春和祥东家孟继麋与四哥孟维川为同宗近亲,故而抚台大人的这点嗜好,很快就被春和祥摸了个门儿清。当时春和祥茶庄在皖西六安茶叶产地派有常驻采购代表,代表遂令当地茶农采摘谷雨前最为新鲜的枝头茶,专门挑选第一片嫩叶去芽提片,炒制烘焙成一款瓜子片状特种新茶孝敬进献。瓜子茶既好喝又好喝,冲泡后清香四溢,汤色绿亮,入口清爽醇美,回味无穷。袁世凯喝后大为赞赏,连说“好茶!好茶!”抚台袁大人的褒奖就是最好的广告,六安瓜片名噪济南府,春和祥茶庄生意大火。

不久,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,其后又入清廷军机处成为内阁大臣。六安瓜片随老袁步步高升,名动京津成为贡茶。济南春和祥遂也水涨船高,将茶庄开进了天津卫和北京城,还在青岛、烟台、哈尔滨等地设立

多家分号。春和祥茶庄在江北茶叶行中一枝独秀。

光绪末年济南大小茶庄已有20余家,但这些茶庄没有一家可与财大气粗的春和祥争锋。春和祥仗雄厚财势,直接在江南茶叶产地设庄采购并就地加工炒制,在福建南台建立了茉莉花茶精制茶厂。茶叶运回济南来零售兼批发,获利丰厚。花茶在上柜台出售过程中也要不断投放鲜花提香,茶庄东家就在济南南关孟家花园内雇花匠工役,盖起养花大棚和玻璃窰花室。

眼看春和祥生意兴隆财源滚滚,同宗近亲的孟四爷坐不住了。光绪二十二年,孟维川出资五万银元,在院东大街路南开办了泉祥茶庄。孟四爷这一招颇为巧妙,春和祥顿时被泉祥与瑞蚨祥包夹在中间。此时春和祥已由孟继麋之子孟德明接班。一山难容二虎,一场由“四叔”导演的恶斗就此拉开帷幕。两家都使出浑身解数,从老城打到了西门外,均把茶庄铺面从一家扩展到三家。春和祥为跳出包围圈,将院前茶庄迁至院西大街路北都司衙门口,称为春和祥老柜,又在筐市街

南口路西开设了春和祥致记茶庄;济南开埠后又在估衣市大街西头路北开设了春和祥茶庄西号。

岂料正当孟四爷围剿大业颇见成效之际,却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。1930年孟氏进修堂孟养轩出银六万元,在西门大街路北开设了鸿祥茶庄。孟维川只好暂停同室操戈,急忙调转枪口对付来势凶猛的鸿祥茶庄。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,济南茶叶行中孟氏三大堂号又上演了一场茶庄“三国演义”。

1932年一张估衣市街老照片曾多次见诸报端,此为站在西门泮源桥头往西看。图片右侧商号一楼之上可见两块顶立地红色大招牌,即为春和祥茶庄西号。当年估衣市大街上有春和祥和泉祥茶庄,临近普利门大街上则有鸿祥、中源、玉成、植灵等茶庄。这些大小茶庄在市场竞争中都各有高招,曾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然而落花流水春去也,盛极一时的春和祥于1934年突然宣布关门歇业。

春和祥青岛分号关门歇业后,孟德明举家从青岛回到济南南关后营坊,在孟家花园祖宅内安度晚年。孟德明,名广浚,字德明,堂号善恕堂,家中行三,街上人都尊称其为孟三爷。孟三爷1948年去世,享年77岁。今日孟家花园与后营坊街都已不复存在,不过当年由孟家花园西行走出后营坊街西口,街对面就是今日趵突泉公园东门。如今,趵突泉公园内夏天在藤萝架下卖大碗茶,用天下第一泉泉水沏茶,摆开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。

不知那碗茉莉花茶,可有当年春和祥茶庄的味道?

【名人印记】

## 李白四次游济南

□王绍忠

济南是座历史文化名城,湖光山色、柳烟迷蒙,历来是贤才雅士、文人骚客吟诗赋词、向往留连之地。

唐开元十八年(公元730年),李白从蜀地江油赴长安,求仕未果。

于次年春东行“万里游”。当时,其堂伯父在齐州(济南)任太守,其叔在鲁郡(兖州)任都督,兄长在中都

(汶上)任县令。他便长途跋涉,先到平台(河南商丘),后至下邳,再达齐鲁。途中会亲访友,曾夜宿苍山,留下传世佳作《客中行》:“兰陵美酒郁金香,玉碗盛来琥珀光。”李白此次赴济时的诗作已佚失,后来他回忆当时游览的诗歌有一首《古风》尚存:“昔我游齐都,登华不住峰;兹山何俊秀,绿翠如芙蓉。萧飒古仙人,不知是赤松。借予一白鹿,自挟双青龙。含笑凌倒景,欣然愿相从。”李白耸立于青峰翠岭之巅,极目远眺,陶醉于林涛云海之中。

天宝元年之春,李白被召进京,供奉翰林。其间得罪了当朝权贵高力士、杨贵妃,李白便被玄宗以“赐金放还”的美名“请”出京城。政治上的打击,使李白萌生了“入道修仙”的念头,便第二次来到山东,北游德州,在此结识了安陵道人盖寰,几经周折来到齐州,在此举行了隆重的入道仪式。当时,他留下了《传道策毕归北海》一诗:“道隐不可见,灵书藏洞天。吾师四万劫,历世世相传。别杖留青竹,行歌蹑紫烟。离心无远近,专在玉京悬。”李白的入道是对当时社会政治极度腐败的强烈抨击和反抗。其诗歌创作也从歌功颂德、粉饰太平的空虚中冲脱出来。

天宝三年秋,李白第三次来到齐州。当时,李白、杜甫、李邕、高远四位诗人在鹊山相聚,赏景话诗,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早已传为诗坛佳话。李白等人的诸多诗作已经散失。如今,大明湖立夏亭内,仍保存有李白、李邕珍贵的石刻雕像。从李白所作的《戏赠杜甫》一诗中,可以看出两位诗人间赤诚和真挚的友谊:“饭粒山头逢杜甫,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,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

天宝五年,李白迷恋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景,第四次亲临齐州,留诗《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》。其一云:“初谓鹊山近,宁知湖水遥?此行殊访戴,宁可缓归桡。”其二曰:“湖阔数千里,湖光摇碧山。湖西正有月,独送李膺还。”其三为“水入北湖去,舟从南浦回。遥看鹊山转,却似送人来。”这三首绝句,以质朴近乎直白的笔触,表达出诗人对齐州山水的钟爱。

李白在齐鲁游历足迹遍及40余县;移家山东任城(济宁)23年之久,留下不朽诗作90余首。据不完全统计,李白四次赴济,描写泉城的诗文近30余首(篇)。鹊山的翠峰、鹊山湖(大明湖的前身)的月色,都被披上了诗人浓重感情的色彩。



1932年西门外估衣市大街——路北商号立茶字大招牌者为春和祥茶庄西号



▲民初老茶庄店堂内柜台

【口述城事】

## 老济南的粮本儿与节粮旧事

□董宝琳

前些日子,老伴从抽屉底下翻出一个标有“山东省济南市居民粮食供应证”的硬皮本本。这可是济南人过去过日子不可或缺的东西——“粮本儿”。曾几何时,它还是济南人不可或缺的家庭要件,拥有它,厨房飘出炊烟,餐桌上才有一家老小的欢笑。而今,它早已被遗忘,躺在抽屉里许久了。

记得从1955年开始,济南实行粮食定量,依据劳动差别、年龄大小划分。一般市民的平均定量为每月15公斤左右,其中面粉约占1/3,大米2—3斤,其他是杂粮。同是一个粮本儿,使用起来各有千秋。节俭之家,精打细算,按天计划,节省着能支撑到月底。有些计划不周的,25日就拿着粮本儿到粮店“借粮”(买下月的粮)。笔者当时家住

经七路的积德里,居委会有位老主任傅大娘,自打解放后当居委会干部,对经七纬五路各家情况门儿清。傅大娘家境尚可,再加上她计划得好,粮食有所节余,按照“节余归己”的规定,可以转到下月,也可以用粗粮从换大米的农民手里换些大米改善生活。

可是,老街坊们从未见傅大娘家换过大米。为么哩?北胡同的王奶奶说,傅大娘家节省下的粮食都接济了困难户,还给她几斤白面呢,说着竟掉下泪来。她又孤又穷可挺要好,偶尔做点好吃的,总忘不了踮着小脚往傅大娘家送个一碗半碗的,傅大娘不舍得吃,再端到长年有病的马爷爷床前。泰和里的孙奶奶,脾气与王奶奶不同,月底无粮了就来主任家串

门儿,留她吃饭,从不推辞。傅大娘宁可自己少吃一口,也叫孙奶奶吃饱再走。

在计划用粮这件事儿上,各种类型的人物都有。有意思的是,街坊中有一位不难为肚子的主儿,月初大吃,中旬小吃,还没到月底就断炊了。一次,他饿急了,不知从哪里淘换了四两粮票,上饭店买了两个豆包,站在大街上,一手托着一个,一手往嘴巴送着,边吃边说:“有钱吃豆包,里外尽粮食!”那副贪婪吃相看了又可笑又心酸!

粮本儿不光管着一家人的口粮,也是油票和布票的发放依据。三口之家,每年约领布票十尺,只能集中给一人做衣服;至于油票,每人每月3两,春节增至半斤。先由居委会督促居

民小组长挨家挨户将粮本儿敛起来送到街道办事处,再由街道统一报至粮店,经核实后将布票油票逐级发回居民手中。那时出差外地,手捧粮本儿到粮店,会计先在粮本儿上扣除相应的粮食定量,再发给你粮票儿。粮票为袖珍式的,分为一两的、半斤的、一斤的、五斤的和十斤的。省内用红色的地方粮票,出省是绿色的全国粮票……

打开这个粮本儿,就等于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,让人回味无穷。值得一提的是,粮本儿底页上“节约用粮,人人有责”八个黑体字,让人警示:现在生活好了,餐桌上常见有剩饭,食堂里时有丢弃的馒头,随时在提醒我们:“节约用粮,人人有责”似乎不应随着粮本儿逝去。